

願兩岸羊群早日共牧一棧
嚴永晃

今年二月十二日，梵蒂岡教廷和剛剛在 2010 年 8 月獨立的南蘇丹（South Sudan）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這使得教廷的邦交國（及國際性機構）達到 180 個，是全世界除美國之外，國際關係網絡最綿密複雜的國家。而全世界除了一些僅獲得極少數國家承認的(如土瓦魯 Tuvalu)或不知名小國之外，中國是全世界僅有的 4 個國家還沒有和教廷建立任何外交關係，其他三國分別是朝鮮（北韓，共產主義國家），馬爾代夫（遜尼派伊斯蘭教）和不丹（7 成的佛教 3 成的印度教）。因此教廷的外交關係引起筆者極大的興趣。本文僅就資料所及酌予簡介，請讀者指教。

教廷的邦交關係，可以追溯到公元 453 年，教宗首次派遣代表常駐君士坦丁帝國，不過當時還沒有大使（Ambassador）的概念和頭銜。11 世紀起，教廷頻繁地派遣代表團短期性或常駐歐洲各國。15 世紀起，歐洲各國已經習慣於向教廷派遣大使常駐羅馬。公元 1500 年教廷正式以「宗座大使 Papal Nuncio」的專用名詞派遣代表常駐威尼斯王國，對於次要國家，則派駐「代理使節 Internuncio」。在第 16 世紀時，大使級邦交國一度達到 16 個，但是在 1648 年由於西歐各國興起「教宗權限制主義(Gallican)」，教廷被迫和許多國家簽署所謂「西伐利亞和平條約(Peace of Westphalia)」之後，邦交國就逐漸減少，至 1805 年拿破倫時代更只剩下 2 個了。幸虧當年已經信奉基督新教的普魯士帝國首次向教廷派遣大使，總算撐住顏面，至 1814 - 1815 年的維也納會議（Congress of Vienna）之後，才又逐漸恢復往來，至 1871 年恢復到 16 國，而且「教廷大使」自動成為各國使節團的團長（Dean of Diplomatic Corps），挺風光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之後，教廷的外交關係持續穩定地增長，例如因為亨利八世非法娶妻而與教廷中斷關係的英國，也在 1914 年首度向教廷派駐大使。至 1929 年梵蒂岡藉拉特朗條約（Lateran Treaty）而正式獨立成為全球唯一的宗教「國家」時（註一），邦交國已經有 27 個。而在 1871-1929 年間，教廷還與西歐許多國家總共簽署了 29 個條約，又充當了許多國家之間相關爭議的仲裁者，包括德國與西班牙有關卡洛來納島(Carolina Island)的爭議等。

及至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全世界民族主義風起雲湧，過去受西歐帝國主義統治的國家紛紛獨立，甚至於又進一步分裂（例如蘇丹和南蘇丹），而且除了少數國家基於強烈的宗教信仰（如伊斯蘭教）因素或特殊的政治考量（如共產主義無神論）之外，大多數國家都主動謀求和教廷建交，至今年突破 180 個國家，期間熱鬧的過程罄竹難書，就不一一敘述了。

教廷的對外關係，可以分成六個層級如下：

1. 常駐特命全權大使級：resident mission, nuncio of ambassador rank with additional privileges
2. 非常駐委任全權大使級：non-resident accreditation with additional privileges
3. 常駐一般大使級：resident mission, nuncio of regular ambassador status
4. 非常駐委任一般大使級：non-resident accreditation with regular ambassador 例如越南

5. 與（駐在國）政府有正式接觸但沒有外交關係：Formal contact with government but no diplomatic relations 例如阿富汗、文萊、索馬利亞、阿曼、沙特
6. 僅派代表到（駐在國）的教會機構，沒有外交關係：Representative to the Catholic communities only, no diplomatic relations

教廷外交關係的往來對象，除了各主權國家（sovereign states）之外，也包括國際性機構，例如聯合國、歐盟，以及具有「特殊性質（special nature）」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眾所週知，教廷是整個歐洲唯一和中華民國（台灣）有正式外交關係的國家（註二）。新教宗方濟各當選並上任後，全世界的目光都在看，這個全球唯一的而且信徒最多（12 億）的宗教國家，能不能和人口最多的中國（13 億），擦出火花，順利建立外交關係。

就在方濟各教宗上任後的第三天（3 月 22 日），首次以教宗的身份，會見所有各國和國際機構派駐在梵蒂岡的 180 位大使時，他就向中國伸出橄欖枝，說：「將致力為和平工作，為窮人服務，加強與不同宗教（特別是伊斯蘭教）之間的對話，將重新審視對中國的政策，深化教會對無神論者的服務。」

面對方濟各教宗伸出的橄欖枝，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即時強硬回應說：恭喜博高利奧樞機當選並就任教宗，期望與教廷建立更溫暖的關係，但教廷必須承認中國（北京）政府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終止和台灣的外交關係，同時停止「藉宗教名義」干涉中國內部的宗教事務，特別是對主教的任命。

國際媒體對於中國外交部上述回應的評論，多數是蠻負面的，其中最嚴厲的來自哥倫比亞廣播電視台（CBS）：「中國發出了自相矛盾的信號：他希望與教廷建立友好的關係，卻警告教廷停止干預教會事務，並支配教廷的對外政策（指命令教廷切斷與台灣的邦交）；他要求教廷承認中國的地位，卻不願意中國的一千二百萬天主教信徒承認教廷（教宗）。」

其實，自願提前退任的榮休教宗本篤十六世，也曾經將改善對華關係列為優先發展項目，並公開表示過，只要中國願意給予天主教信徒更多的（信仰）自由，教廷願意終止對台灣的邦交關係。

但是 2010 年中國依然自行任命 5 位主教，之後，中梵關係就更脫軌了；對正常化的努力幾乎完全停頓。教廷相關人員現在普遍的看法是，即使教廷切斷對台灣的關係，中國依然不會放鬆對任命主教等所謂內部事務方面的要求，新教宗方濟各應該已經從榮休教宗那裡獲得非常嚴肅且嚴謹的建議了。

儘管中國態度嚴厲依舊，但基於新教宗的下列兩個要素，有識之士對於教廷改善對華關係卻仍充滿期待，原因是：

一是「耶穌會士」（Jesus Society, S.J.）的身份：

「耶穌會」近五百年來給中國帶來西方文化和科技，包括數學（三角、幾何）與天文學，對中國的貢獻是有目共睹並且受到認可的。據美國天主教中國局理事長（Chairman of U.S. Catholic China Bureau）耶穌會神父 Rev. Mark DeStephano, S.J. 表示，至今「耶穌會」仍然參與中國和西方文化的交流。教宗方濟各是教會有史（兩千年）以來第一位「耶穌會士」擔任教宗職位的，上述傳統應該使他更容易和中國對話。

二是拉丁美洲人的性格：

眾所周知榮休教宗是德國人，長期擔任教廷教義部部長，負責闡述（捍衛）基督信仰的理念，思想嚴謹不苟言笑。新教宗方濟各是阿根廷人，思想樂觀開放，又長期在地方教會服務，直接面對人民群眾，深知民間疾苦以及對信仰的需要和渴望。他一再提示，天主教會要努力建立橋樑，為窮人和無神論者服務。相信中國的 13 億人口和一千二百萬信徒，會是他設法改善與中國關係的重要動力。

有識之士也指出，習總書記上任後提出的許多改革和努力，也讓全世界對中國的進一步開放充滿期待。有人甚至樂觀的表示，習總書記和教宗方濟各是在同一天（3 月 13 日）分別當選人口最多和信徒最多的國家的領袖，這是上主的一個和解的信號。當然仍然有人指出，中國目前還沒有準備好和教廷坐下來談如何解決問題的程度，例如長期關注中梵關係發展，並已經出版多本相關著作的香港嶺南大學教授梁修女（Sr. Beatrice Leung），就始終堅持質疑的態度。

正如許多國際媒體在北京和上海採訪多處天主教堂後發現，儘管中國政府和教廷沒有邦交，儘管天主教愛國會不承認教宗，但是所有的教堂裡都有新教宗的畫像，也都知道並慶祝新教宗的就任。接受訪問的信徒們表示，政府歸政府，他們只是在宗教信仰上服從教廷，相信習總書記領導的新政府和新教宗領導的教廷，能夠有足夠的智慧來解決邦交的問題。我們且拭目以待。（美國加州洛杉磯喜瑞都市來稿）

（註一）請參閱拙作：梵蒂岡熱烈慶祝立國七十五週年

（傳信與關懷雙月刊，2004 年 2 月號）

（註二）在國際外交禮儀上，使館的館長可以分為大使、公使、代辦三級；大使出差（或者出缺）時，由公使代理；同樣的，公使出差（或者出缺）時，由代辦代理。依照教廷網站上的如下信息看來，教廷在台灣維持有「宗座大使館」，但是沒有大使（出缺）了，由一位代辦來領導。

- **Currently, the Holy See maintains an Apostolic Nunciature in Taipei, but without a Nuncio. The mission is headed by a chargé d'affaires.**

由於教廷在台灣的代表是「常駐」性質，因此教廷對台灣的外交關係可以定位為第三級——常駐一般大使級。